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 卷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效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四

張良謝病辟穀

屏石戴璟著

史記謂張良學辟穀道引輕身遠高帝崩呂后立張良

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

得已彊听而食然則良果有此事乎老子曰有國之母

是謂深根固蒂之道良之辟穀其老子之緒餘乎信斯

言也則是竊當生死閑逆天理而偷生者也子房其屑

為之乎且人身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固必以穀氣

延年也一日無穀則病矣三日無穀則危矣七日無穀

則死矣豈可以人而辟穀哉以人而可以辟穀則漆園

之叟可以木管粟翁為之矣夫可以不救食鞭尸之子可



漢書卷四  
以不乞食意者張良知高祖有疑功臣之心以去之無  
名恐益以召疑而賈禍故托以辟穀而棄人間事耳易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也不然則導引足以長  
年矣而良何以至二十六年卒乎先儒謂智哉留侯善藏  
其用於此可見

子房明辨達理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也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  
聞名曰希傳之不得名曰微聖人不出戶知天下不窺  
牖見天道降是則有多岐亡羊之病而不知道爲何物  
矣况望其能知而能行之哉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故  
諸練廣而識見高如達君臣之理而爲韓報仇達父子  
之親而招致四皓此其大者若夫討暴秦誅逆項崎嶇

於攻取之中皆暗合事機百發百中此秦漢以來一人  
而已嘗謂張良出之以晏平仲之智謀文之以屈三閭  
之忠義操之以魯仲連之清節然則良之明辨真可謂  
得儒者氣象矣惜其躡足附耳之計機械變詐豈能盡  
合於道哉嗚呼我來懷圯上萬古欽英風但見碧流水  
曾無黃石公此太白贊良之詩也然則良之爲良世亦  
難其人哉

鬼死狗烹

四時之運功成者退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韓信固  
立大功於漢矣然以高帝論蕭何之語推之信不過漢  
之功狗耳今乃自爲齊王而垓下不至亦固要君心則  
欺主也人臣之義可知矣乎魯未幾何奪其符更其封

危若朝露矣此日此時正宜力解兵權以退居田野甘  
爲纍纍然喪家之狗豈不爲高識遠見乎夫何陳兵出  
入以致上下之疑以來詭賊之口此偽將雲夢之計售  
而鬼死狗烹之歌作矣又不是懲而貪淮陰侯之爵終  
陷背逆爲漢家享狗可傷也哉然則高帝殺韓信是歟  
曰刑不上大夫古道也况功過當相準高帝寡恩薄義  
又何言哉吾聞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以席埋之今待  
功臣不知待狗千古之遺恨也

### 高帝善將將

淮陰侯謂高祖善將將人皆以爲信然以愚觀之非惟  
不能將兵而亦不能善將將也何以見之韓信固漢初  
名將也關外之事既以委之矣云何齊未平而奪其符  
楚方滅而奪其軍甚至偽將建牙以擒之此詐力籠絡  
之術也而可謂之善將將乎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  
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謂有求而  
不許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其責大高帝之不踐諾  
多矣安得謂之善將將哉

### 剖符封功臣

高祖以天下既定剖符封功臣錫之爵土傳之子孫若  
可謂得報功之典者然以愚觀之酈侯之功固第一也  
然不有張文成運籌決勝其群臣之冠者也曹參固有  
汗馬之勞矣然果能戰勝攻取并六國滅西楚如韓信  
者乎且帝嘗以三人爲三傑矣以次而定功行封其論  
曰不然今上之不出酈侯之右次之不與蓋達之下一

漢書卷四  
何垂繆至此耶或曰韓信有逆之當不與元功之封宜也張良從赤松子遊故亦弗之封歟愚謂方剖符之日信初未有反心惟其降王爲侯而不與十八人之列此信之所以鞅鞅益甚而生叛心也張良爲帝王師而不與十人之列此豈非千古不平之憤哉韓退之云蓋棺事乃定及考班固泗水銘則載二人蓋至惠帝之時而公論定矣

### 大封同姓

高祖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蓋鑒秦秦孤立之弊也然愚特惜其矯枉過正耳夫堯親九族以而急親賢舜豈不愛其弟哉使吏治國而納其貢稅無舜之知象之不足以君國而但富之貴之耳仁之至差我之盡也武王克商五

叔有土而無官豈尚薄哉高帝既懲秦孤立之弊而錫之以爵土矣則有古者封建之制在夫名山大澤不以封都城無過百雉古之制也按春秋鄭伯突入於櫟謂入於櫟於國已狃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也高祖濫封同姓大者連城數十小者不下十餘且使諸侯得自除內史以下漢初獨爲制丞相黃金印餘若廷尉正博士御史亦得自除擬於天子則其尾大不掉之患籠解難制之虞已隱伏於大封同姓之時矣豈待六國之反然後知其法之弊哉胡氏謂割地無制逆侯無法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得之矣然則將何處之而可曰如賈誼所言主父偃所論終必有削弱之患如大史公者或乘牛車之說也曷若於親王子弟以嫡世襲與之以國土之

漢書卷四  
封制之以藩臣之法護之以大牙之兵有事則緩急得  
用無事則富貴自如則於禮有合於春秋有據豈不爲  
法之良者乎惜乎良平諸臣皆無以告帝者豈王澤當  
熄伯術當興天不啓其衷也可勝嘆也

蕭何發縱指示

高帝定功臣位次以蕭何爲第一蓋曰何有發縱指示  
之功也然自愚觀之何之發縱指示獨其勸王漢中收  
秦圖籍薦用韓信耳至於帝王經世之大典何豈能知  
之哉他不暇論姑舉其大者言之蓋自分羹之語出而  
父子之恩薄蔓莖之名封而兄弟之義乖烹狗之聲慘  
而君臣之好缺野雞之籠溢而夫婦之道虧蕭何於此  
獨不懇懇爲王規正之而從事於格心之學今發縱指

示吾不知其發縱者何事也吾不知其指示者何說也  
使何果能發縱指示則必以綱常禮樂事其君革馬上  
之治而致主於王道矣豈至於雜伯耶此愚所以切有  
憾於贊侯

雍齒先侯

張良以沙中偶語勸高祖先封雍齒蓋以齒乃高帝之  
仇人也既而御史定功行封而沙中之語自息人孰不  
謂良之因事納忠也然自愚觀之以直報怨可也以其  
忿而封之可乎若雍齒果有克敵制勝之功自當於剖  
符分封之日論功行賞可也既不能然必待沙中偶語  
然後封之此不以誠心待其臣矣使沙中不語雍齒其  
將不侯乎然則雍齒之侯不侯係於沙中之語不語也

此豈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之道耶夫患諸將之爭功而先封仇人以息其忿是猶欲嬰兒之笑而執一物以愚弄之也會是以爲良策乎即是觀之漢治雜霸此亦其一事也

張良可謂善諫

雍齒先侯之策溫公謂張良之善諫以予觀之諸將沙中之語以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之故也良亦知之素矣而何不防之於漸納之於牖耶夫良從起豐沛最爲帝所親信者使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則帝必欣然信從而有轉移之機矣吾知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以忠厚待士夫相率爲義讓之俗矣今閉其戶塞其門反有

信也夫何攝足之封既非報功之盛典而僞遊之計又非遏惡之宏圖坐視其過舉而不爲之所豈人臣事君之道乎然則沙中之變謂非良之過不可也且沙中之變亦不過市井小人乘時徼利之議耳可聽其擾攘而假之公器乎夫立功者臣之分也報功者君之事也惟其公而已矣豈可取其平生所憎者而封之耶易之師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弗用雍齒雖有功必不在彭越之右勿用可也而享茅土之封不亦異乎哉且人君爲天下之主統攬乾綱令之必行動之必化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可也而乃陽施陰設以求媚於衆可乎然則良亦不得謂之善諫矣

蕭何萬世之功

鄂千秋謂蕭何萬世之功以愚觀之謂其一時之功可也而謂萬世之功將誰欺哉昔周公作周官六典之書制禮作樂以爲萬世準繩君子曰此其有萬世之功也何能收嬴秦之圖籍而不能收先代之遺書能約三章之法令而不能約三代之禮樂故庶務草創多業秦舊而漢治不得與商周並隆皆何爲之也孔子論管仲之器小哉吾於蕭何云然

### 儒者可與守成

叔孫通之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自愚言之人而果儒與之進取可也與之守成亦可也何以見之商周多業儒之士故十術之訓六典之作群臣無間言舉朝無異議豈曰進取之難乎蓋儒者論識古今之理故創見而不疑驟聞而弗病人而非儒然後以制作為紛更而給口始嘵嘵矣故與之守成可也與之進取不可也豈有儒者而不可與之進取乎叔孫通制禮以儒者難以進取止可以守成遂不集衆人之見識而作一己之聰明抑何狂妄至此耶今觀其綿葛之禮與秦儀相繼豈有關睢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者乎兩生之不來以叔孫通非可以有爲之人耳而豈進取之難乎蓋不屑與之進取亦不屑與之守成此揚子雲以大臣許兩生歟

### 知皇帝之貴

天無二日民無二土人君之貴以矣漢高以置酒長樂宮行叔孫通之禮而始知皇帝之貴何耶夫古者元首



股肱本同一體故有鹿鳴之式燕魚麗之旨多嘉魚之  
術樂參蕭之笑語湛露之醉歸分相殊而情相接若  
堯之於舜而錫平公之於亥唐而飽食故天下固以  
君爲貴而人君不自知其貴矣自始皇不道妄自尊大  
取六國儀惟尊君卑臣者行之而君臣之情不通矣叔  
孫通制禮不能追三代之舊而乃惟襲秦故長樂之宴  
以法行酒以次上壽禮則有矣而君臣之情不幾於太  
薄乎故先儒謂其末世諸俗取寵而器小其得之矣夫  
惟知皇帝之貴於是乎以無罪殺功臣而不恤烹狗之  
歌以尙事係相國而不顧投鼠之戒君日以驕亢而臣  
日以依阿皆叔孫通爲此禮以貴之也嗚呼若叔孫通  
者其周公之罪人也哉

禮樂積德百年而可興

古者三十年爲一世百年則運三世矣必百年而禮樂  
可興然則需之無日會之無機則將安於小成耶嗚呼  
此兩生之言先儒或謂之迂也然愚以爲兩生蓋知叔  
孫不可與興禮樂之人故托詞以拒之耳夫禮非鋪几  
筵升降酌獻酬酢之謂也然非玉帛不可行樂非行綴兆  
興羽籥作鍾鼓之謂也然非鍾鼓不可行若按后變之  
故樂參周官之舊禮而因時損益之禮樂之文可鼎成  
也而豈待於百年哉以百年而可興禮樂則謂興禮樂  
之效仲尼所謂世而後仁孟子所謂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也吾觀伊尹十愆之訓周公六典之作皆治定  
即爲之而豈待百年以興之哉彼叔孫通爲人先事秦

而後降漢臣子大節已掃地矣以此人而與禮樂雜萬  
年亦未可也而况於百年乎且當時諸生以叔孫通爲  
聖人兩生之不來其亦鳳凰不入狐兔之群也

### 六出奇計

陳平佐漢有功史氏不謂六出奇計忠計而曰六出奇  
計夫天下之道奇與正對奇則不正正則不奇伊尹相  
太甲周公輔成王惟成湯文武之正道陳於王前而已  
何嘗有奇計乎六出奇計此陳平之所以爲陳平歟自  
今考之一曰捐金行交間二曰以惡草進楚使三曰夜  
出女子二千人四曰躡足封齊王五曰偽遊雲夢六曰  
解白登之圍此陳平所謂奇計也嗚呼自當時言之則  
奇計由君子觀之謂之詭計可也謂之邪計可也而



何足異之哉請畧與之辨可乎夫反間之計乃孫子諸  
詐之術王者所不屑也而何足奇焉如韓王信有大功  
於社稷漢之報信正宜錫之山川附庸守帶礪之誓可  
也乃躡足以封之又偽遊以擒之而封建迎狩之法於  
此大壞矣此可謂之奇計也吾聞善爲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陣善陣者不戰今夜出女子以解滎陽之圍此鑿  
井以救渴抱甕以止燎又何足奇哉先王謹華夷之辨  
今天子自將行邊爲之臣者不能克壯其猷使蠻夷來  
王乃厚遺闕氏僅脫虎口此城下之盟而仲尼耻之者  
也此而謂之奇不亦適所以鄙之哉嗚呼漢承秦亂當  
國家草創之時天下事孰非所當言者今計而止於六  
出則其謀已狹矣况又狡獪如狐狸閃爍陰賊如鬼域

而可以歸美之乎噫漢治不古復皆此曹之罪也

蕭何治未央宮

蕭何治未央宮誇其壯麗說者或是之以為堅高帝建都之心或非之以為奢高帝修靡之過然則孰為正愚曰長安之地沃野千里可以一面東制諸侯天府之國也何欲高帝都長安以定天下根本豈無款款良策可回上意而顧以營宮室壯麗為先可乎劉敬一布衣耳尚能說上遷都况蕭何從起豐沛帝素所親信者帝從諫如轉圜豈不可以遷都利害是非之實為王規正之乎今治家不治垣屋以示儉治國則大宮室以示奢曾是以為大臣事君之道乎且何之言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夫天子以四海為家似也然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而謂以宮室鎮服天下有是理耶按春秋昭公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許伯小邾子于平丘謂叔向董不能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欲示威徵會故深貶之也蕭何之營宮室蓋若承晉人之流弊也豈不見惡於春秋哉且古之帝王曰茅茨曰卑宮慎儉德以懷求圖也今何以淫靡奢侈導其君是不以堯舜待其君而以桀紂瓊宮瑤臺望其君也可乎不可乎

四千戶慰趙子弟

昔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何如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各誥曰不

視功載悉自教工言賞功可公不可私也又曰孺子其  
朋無若火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言徇私之害其初甚  
微其終不可遏絕也漢高以四千戶慰趙子弟夫豈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而可輕假  
人耶况四人不過烏合之衆當試藝考能以爲黜陟之  
地何乃邂逅之頃即以四千戶寵任之哉且吾聞之帝  
王任將之道不惟有推轂之專而且隆折節之禮今媢  
罵之於先而寵任之於後是以四人爲何如人也四人  
而頑銳無耻也固可以非禮使之矣使四人而皆磊落  
之士則將抗聲以對曰陛下何以富貴驕天下之士山  
林泉石臣之膏育餘不願也則帝亦何以執繫之維之以  
不終朝乎且吾聞之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  
罔以盡其力縱四人皆小人也而施之狎侮則立乎其  
位亦不業乎其官必矣然則人君治天下當賞人以公  
而勿徇人以私哉

### 顛倒豪傑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昆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蓋豪傑之士以仁爲富以義爲爵世治則上而  
致主於王道下而澤民於帝治世亂則天子臣之而不  
能諸侯友之而不得王者故屈已以下之虛心以任之  
和顏以接之猶患有白駒在谷青牛度關者况可辱之  
於先而寵之於後耶若可以辱之而可以寵之此富貴  
之徒而非豪傑之士矣黃石公曰衣不舉領袖者倒走不  
視地者顛天下豈可以豪傑而顛倒之哉漢高之待黠

布趙四將有類於是意懸布之自刎四人之慙伏孰無  
廉耻之心哉然終封淮南膏千戶則此人也乃蠅營狗  
苟之人耳可謂之豪傑乎然則當時之豪傑誰與曰文  
成之辟穀縉李之如芝此庶乎一時豪傑而帝不得顛  
倒之矣

悔不用蒯徹之計

或問蒯徹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揚乎曰方信遭閉如  
其抵謂信盡忠無憾隙也然韓信臨刑悔不用蒯徹之  
計宜矣自愚觀之向使用蒯徹之計信亦無自免之理  
何也易曰謙者致恭以存其位觀信下齊不報而自王  
固陵有期而不至此其悍勢而難御驕恣而不理在漢  
如此則在楚亦如此矣魯有恃功專恣能背逆者而能

無後禍耶書曰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人之將死其  
心必明其言必善信當臨刑之時猶不知自悔而恨不  
用蒯徹之計其反宜矣然蒯徹何如人乎曰烹蠶食其  
敗田橫驕韓信皆通為之也故史謂通一說而喪三雋  
又謂一說而敗三堆真利口覆邦家之人其不得烹幸  
也豈可獨罪高帝之薄恩乎哉故班固直以為伍被江  
充息夫之流意信夫

以太室祠孔子

漢高自起兵至即位五年矣又自即位至殺黥布  
之時復踰六載于時兵戈倥傯之日而過魯祠孔  
子何耶前此未之間也後此亦未之見也而獨於  
殺黥布之時吾知之矣布固驪山之徒也秦之亡

非以驪山之徒而實以焚書坑儒爲之禍階也書  
曰惟干戈嘗厥躬帝既殺黥布矣嘗自肯之布之  
所以及復叛亂於秦實坑焚召之也五言曰覆轍而不  
崇儒耶故過魯一祠雖曰釋奠先師乃國之常典然  
乃思秦之所以敗及布之所以誅而爲之也不然則  
魯守節不下于時亦過魯矣而曷爲弗之祠乎况帝  
不事詩書漫罵儒冠夫豈真心好儒術者哉秉彝好  
德人心所同一感細細之頃勃然萌動自有不容遏耳  
嗚呼使帝能誠心以宗尚孔子之道而脩於身齊於家  
措之國則綏來動和之效可立致矣而豈止於小康  
乎

### 大風歌

漢高大風之歌思猛士守四方固亦存心於天下者然  
兵者不祥之器事其好選曷不思文儒以守國乎夫天  
下至大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若猛士者不過  
能馳驅百戰斬艾蓬蒿者耳而豈能守四方者也蓋必  
有才兼文武之真儒然後徽黼皇猷笙簧治道以措天  
不於太山磐石之安于時真儒雖不可得然張良之忠  
蓋四皓之清高兩生之智識亦有儒者之風也自帝媿  
辱儒冠而金玉遐心矣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天下  
無豪傑也夫其戮力於艱難百戰之秋帝弗之尚反加  
之誅矣而何爲思猛士哉帝之恩猛士蓋亦葉公之好  
龍而不好真龍者也

### 陳平美如冠玉

世之論平者曰家貧好讀書有篤志之美也門多長者  
車轍有尊賢之美也裸身險難應變之美也分肉得平  
治事之美也其從軍計畫特其大者耳自君子言之絳  
侯雖爲詭言實爲至論也夫陳平乃妾婦之道以順爲  
正者試以一端言之韓信樊噲皆有功於漢也帝欲誅  
之亦太慘矣平不能諫而乃順承之至於白馬之盟亦  
不復顧產祿分王幾危社稷平之罪可勝誅哉司馬貞  
作索隱替之曰魏楚更用腹心惟假棄印封金刺船露  
保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榮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  
裒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噫呂氏之不亂特天幸  
耳而可謂定宗社乎

漢高大牢祠孔子何如

過魯之祠蓋亦舉釋奠之典耳周禮大司樂凡有道德  
者死則爲樂祖遷於瞽宗故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  
如之然則四時釋奠禮之常也漢高過魯祠禮亦簡矣  
而史家大書于策豈非絕無而僅有爲可喜耶然吾聞  
之釋奠之禮有特幣有合樂有獻酬豈徒用太牢而止  
耶曾子問曰凡告用牲敎文王世子始立學釋奠行事  
必以幣此有牲幣之証也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此  
有合樂之証也聘禮觴浴陳席于祚薦脯醢三獻一人  
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有獻酬之証也漢高徒知祠  
以太牢而三者弗之舉焉則有釋奠之名而無釋奠之  
實矣况帝之爲人君則過於殺戮而不知孔子有義之  
道爲人父則失於睽乖而不知孔子有親之道爲人夫

則徇於私愛而不知孔子有別之道是則安在其爲經  
奠哉揚子曰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  
襲其裳可謂仲尼乎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狼而  
戰其漢高之謂矣

叔孫通諫易太子

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此其惑於戚姬之寵而偏於少  
子之愛也孫叔通諫之遠而晉獻公之非近而秦始皇  
之亂歷歷指告其言甚切直而簡明矣然而帝之心終  
未之回者人臣諫君必自其明而通之然後其諫可得  
而開也所謂通其明者何也夫人主雖私意橫流之中  
而夫婦之情父子之義未嘗不因時而發見也觸其機  
而使之動啓其鑰而使之通則何君心之不可回乎蓋

臣后與太子同起布衣以有天下糟糠之妻不下堂理  
之常也况太子之名位素定而諸王大臣之心素服是  
則福趙王適以禍之也愛戚姬適以害之也使叔孫通  
以此開悟君心則何至於猶豫不決必至張良招四皓  
而後開其蔽哉故程正叔有曰群公卿天下之士其言  
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由攻其蔽  
與就其明之異且嘗因是而論之叔通之諫似忠而實  
奸何也天植其性始終一節然後謂之忠方秦時盜賊  
遍天下通阿二世而謂鼠竊狗偷不足憂秦之亡通之  
爲也及事惠帝立原廟之制起獻粟之儀皆非定制愚  
嘗謂叔孫通如唐之裴矩佞隋而忠唐也

四皓羽翼太子





留侯引致四皓羽翼諸宮司馬光以爲此乃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殊不知齊桓公首止之盟趙簡子黃父之會聖人書之於春秋四皓之定太子蓋亦聞春秋之法而興起者也而又何病焉或曰漢高欲廢太子立趙王群臣爭之者衆矣四皓一布衣也孰與御史大夫群臣之貴四皓一逆旅也孰與從起豐沛群臣之親然群臣百諫而無功四皓之來而有助何耶蓋人主常以爵祿榮天下之士而士皆爭趨競赴漆指乎功利之場紛紛皆是也此固人主之所輕也乃若四皓則異於是以帝之慢罵而商山之上皓首不喻帝思之曰天下莫貴於我而彼不屑爲吾比面此誠天下不凡之善士也則其心之敬憚久矣子房知之故用其明以去其蔽嗚呼使四皓營營爲干進之計則豈足以動帝之畏心而爲太子之一助哉然則君子不可不自重也

四皓何如人

四皓爲人之實先儒論之詳矣或謂之卷舒難測者李太白之說也或謂之出處有禮者王荊公之說也或謂之知幾其神者梁肅之說也白樂天以仲尼之堅白狀之王元之以周公之禮樂擬之蘇頌以夷齊之名節方之然則數子之言孰爲是歟愚曰皆非也夫四皓之隱逸其視當時之汲汲功名者豈啻如隋珠之於魚目哉然而秦項之亂人之抱寸藝負片長者咸欲吐氣揚眉以濟當時之急四皓隱身不出此可疑者一也且夫豈沛之間真人崛起雖曰殘辱儒冠然使有道德之士處

之則德容足以消其邪心而自敬服之不暇矣而乃可  
出不出得不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乎此可疑二也乃若  
漢業已定矣不受高帝之詔而就吕后之徵不爲朝廷  
之臣而作儲貳之客此可疑三也夫士君子不出則已  
出則必行義達道以康濟天下漢家之弊政豈特一廢  
立之失耶今止立一惠帝而規模亦隘矣事業亦小矣  
此可疑四也君子事君當引之當道格其非心今說建  
成侯令吕后承間爲上立勿使將兵此其詭詐閃鑿不  
可方物不幾枉道以徇人乎此可疑五也然則四皓何  
如人乎曰四皓固不得爲道德之士也得不得爲權謀之  
士乎以四皓而比張良其不及良者多矣此所以終隨  
於良之術中而出處未明白歟

### 相國何下廷尉

蕭何以請民苑下廷尉說者謂何不能明功成身退之  
義是以此極矣愚則曰是固然矣而何以相國下廷  
尉得非何有以啓之乎夫古者刑不上大夫其去國則  
不掃其社稷不繫纆其子弟不收其田邑若其有罪必  
以八議裁之故寧廢之而不束縛之寧退之而不係縲  
之也按春秋襄公二十二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謂晉不  
念栾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則亦過矣蕭何爲相  
正宜稽古定制以追復先王八議之良法後世搏執之  
風一切剗去云何制度草創多仍秦舊於是乎以元勳  
如彭韓而誅之夷之有甚於晉之錮栾盈也此非何醜

醜以成之乎帝之心以爲韓彭尚夷族也相國而係獄亦何不可於是乎其行而無忌矣嗚呼方帝之殺韓彭也正唇亡齒寒之日也豈不可料帝之將及於我哉且子弟從軍之策鮑生發之私財佐軍之策召平發之田宅自汙之策客又發之岌岌乎幾以陷虎口者屢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吾於相國之係獄既病其貽謀之不臧又惡其見幾之不早也嗚呼以堂堂秉鈞軸者而係累於園土中有何面目見群僚哉而顧戀戀不去以終其身哉然則高帝之係相國是歟曰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漢初功臣以文終侯爲第一帝亦知之矣而復係之獄帝真少息之主哉然以王衛尉之諫未幾遂復相國則其改過之勇亦可尚也

疾不迎醫

古者國君即位而爲禋歲一涖之出疆必載禋正也故許男新臣卒見譏於春秋以爲畏死貪生之戒也漢高疾不迎醫以爲命乃在天若知春秋之義者以愚觀之人事不盡而徒諉命於天此豈謂之知命者乎孟子曰盡其命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巖墻死者非正命也以此論之帝豈知命者乎何以言之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矣此曾子所以啓手啓足而深幸其免於毀傷也當黠布謀逆之初帝固有以來之矣又不遣將勦捕而親將兵以崎嶇矢石中是猶馮婦搏虎卒不能改終爲流矢所中以至於篤疾傷生誰之咎也祖伊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

天耶此之謂矣且吾聞之藥不順眩厥疾不瘳謂疾而迎醫亦可也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謂有妄而生疾則雖迎醫亦可也如高帝之言則古聖賢脩醫藥以濟夭死果皆為無益哉要之有疾而迎醫以救保全父母之遺體亦不為過也然則漢高此舉其始也失於致疾其終也失於忌醫此愚所以深不然之也

### 安劉必勃

高帝謂安劉必勃厥後果能成左袒之功帝可謂付托得人矣以愚觀之勃乃至無能之人特事成焉耳借使酈寄不可劫產祿不可給則劉其呂矣而豈能成功乎考史記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邳取攻虞破阿下襲臨濟擊王離絕河津破臧荼屠馬邑定鴈門誅燕絳其於

攻城畧地之功亦彰彰也然天下豈可以馬上治之哉夫帝不曰安天下而曰安劉氏此殆有激於呂氏之變而豫為付托之計乎何也觀帝以樊噲嘗言呂氏命陳平誅之以周昌剛直能制呂氏使為趙王傅然則帝也猜忌外家之意火熾於中久矣愚以為若帝能奮乾綱之斷挺馮河之勇使母后不專權戚屬不與政播之勅令職之大臣則雖天下亦可安也而豈但安劉乎奈何夷韓信者呂后也殺彭越者呂后也朝廷威福之權柄多出宮闈而人主莫之禁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其呂氏之謂矣雖高帝亦奈之何哉嗚呼與其付托得人以為戡亂之計不若先事有備以為防微之策也而太史謂勃雖伊周無以加不亦誣

乎

遵何約束

曹參北擒夏說東討田計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及代何  
爲相豈遵蕭何約束百姓有畫一之歌蓋以公之治齊  
者治天下此太史公謂其枉者合道也以愚觀之何之  
約束多襲亡秦之舊豈盡有可遵者而不爲之更張乎  
易曰包荒用馮河言可因則因可革則革也參自知才  
不及何而不務變更似矣然日飲醇酒吏舍歌呼亦相  
應和此與酗酒之風何異哉夫天下之大豈無英才間  
出利用爲大作也參若至誠一招徠盡禮網羅則必有爲  
國任事者出與之講論政理一區畫事宜勿築室三年而  
不決當先甲三日以自新必佳以昏憤者昭蘇壅遏者疏

別然後可謂萬世不刊之典豈得專用不納少文之吏  
除爲丞相史而驟然遵守貽流弊於後世哉易之蠱爻  
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其參之謂矣蓋參之爲人處之將  
帥之地則有餘任之宰相之位則才不及也抑何之約  
束有不可遵者多矣若夫叔孫之禮不過綿蕞之儀唐  
山之樂不過淫哇之曲大封同姓而封建之法不盡復  
也過魯一祠而學校之制未盡興也圖籍收矣而挾書  
之律未除也律令次矣而夷族之刑未去也嗚呼何以  
刀筆爲臣高帝以馬上爲君宜其約束之弊如此也而  
後之人何爲而悉遵之乎嗚呼參亦刀筆人也其因陋  
就簡也宜矣

嫚書之辱

高后時匈奴有嫚書之辱樊噲請發兵滅之而後朝食其志甚壯其議甚正但曰臣以衆十萬橫行匈奴中不廣集謀臣勇將以掃清邊寇而偃然以身當其鋒此所以來季布面嫚之說也然則季布謂得善言不足喜得惡言不足怒厥後報書謙謝以宗文和親其策果良矣曰此正所謂首足倒懸可爲之流涕長太息也按春秋隱公二年書會戎于潛以爲會非所會也僖公三十三年書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爲及非所及也蓋先王之制夷不亂華何嘗與之相通哉嫚書之來正猶夏之漸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今夷狄之不恭至此正禽所當執而長子所當行也使當時大臣有能明春

秋之義而選老成之將以區處邊務殄滅夷寇則華夏之氣以伸而疆表之膽以落矣成敗何足論乎夫易戒牀下之巽春秋責乎來之盟今彼以嫚來我以謙往此四方臣民之大辱也此九廟神靈之大耻也而可乎季布之言夷狄如禽獸似也然報以謙遜之書是與禽獸爲禮也妻以宗室之女是與禽獸爲婚也而可乎故與其報書而受夷狄之辱孰若光武閉玉關而尊中國之體乎與其和親而圖一日之安孰若先王伐獫狁而雪萬世之耻乎嗚呼此必明春秋內夏賤夷之旨者方可

以語此噲也屠狗之匹夫布也朱家之亡虜而呂后又牝鷄之篡賊也安知處之不失其道哉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觀人者當觀其大節而知謀不與焉王陵陳平周勃皆漢名臣也胡氏謂已然之迹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則其意以王諸呂之諫陵之微長耳以愚言之論其已然之迹王陵優於平勃多矣豈但王諸呂之諫哉人皆曰陳平出奇計周勃成左袒王陵殆不如也嗚呼以王陵諫王諸呂之事觀之意陵平日之爲人必剛直而不阿私中正而不委靡才不足而德有餘有古大臣風節也故高帝亦曰陵少戇且王諸呂之諫不行則謝病而歸杜門竟不朝請進退之節亦可尚也平之出奇計乃蘇張之風勃之著軍功出韓彭之下而又何足取焉要之平勃特斗筲之才於王陵大有不如者矣吾嘗謂王陵其漢之褚遂良平勃其漢之李世勣歟

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

高帝白馬之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蓋亦素忌呂后而預爲此盟耳爲大臣者正當申明先帝之約而嚴外家與政之防使國政一無所與可也奈何陳平用張辟疆之邪計以產祿將南北軍此逢迎君之惡也甚矣夫北軍以護京城南軍以衛宮禁此莫大之兵權尚委之於呂氏之手然則封王之勢殆有不可禁者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故愚謂王陵之諫比平勃固爲正氣然亦昧於女壯勿取之義乎考史陵是時爲右丞相豈不可以力阻陳平之計而乃緘默杜口置而勿問蓋亦陵有以許之矣逮權勢且灼根節盤據亦將如之何此所謂毫釐不伐而遂成斧柯也然則人臣之義王陵亦

豈得爲正哉吾敢借孟子之言斷之曰薄乎云耳惡得無罪

### 平勃相結

陳平聽陸生之言與太尉勃交驩是乎曰將相不和固非國家之福然同心謀慮是也而進幣報施則非矣故先儒謂一時之計非所以爲訓也就其相結而論之則尤可議者何也與其相結而救之於終曷若相結而制之於始乎又曷相結而正之於中乎所謂制之於始者平以南北之權委祿產此豕蹄躅之漸也史謂呂氏權由此起蓋不滿於平者多矣所謂正之於中者呂氏欲封諸呂爲王此國家大利害所關涉也平勃曷不相結而以白馬之盟連章抗對交以力諫及助成之曰太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此與後世許敬宗所謂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殆同一奸邪也豈所以望於平勃乎夫其始也不惟不能制之而且有以啓其端其中也不惟不能正之而且有以助其勢則欺君誤國之罪昭昭矣使二人即時而死天下後世將謂何如人乎逮其後也自知呂氏不可易制而相結以備之甚至外以結齊王內以結劉章於是左袒一呼軍士響應然亦幸成焉耳吾聞之同室有鬪而被髮纓冠以解之孰若使之不至鬪爲尤善鄰舍失火而焦頭爛額以救之孰若使之不失火爲尤高然則平勃安劉之功安足贖逢君之罪哉

### 一舉而三失



大尉一舉而迎代王乃欲請問以伸私款此一失也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遽上璽符此二失也渭橋非邸殿所在王若何而受之此三失也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不學如此安得無過差乎世之議周勃者皆曰厚重如勃千古美談以愚觀之殆非也夫請問以伸私款厚重者不若是之浮露因宋昌之折而上符璽厚重者不若是之躁暴以堂堂大漢豈少一托孤寄命之士而任此野人哉故吾不咎周勃而實咎高帝也嘗合而論之王諸呂而阿隨德之衰也問左袒而發兵才之疎也恃有功而德色量之隘也持兵而過縣智之短也問錢谷而不對學之荒也迹其爲相以來無一事可道豈但三失而已哉此所以雖將百萬軍而不知獄吏之責自貽伊戚也借乎高帝任人之未當至此也夫

勃令軍中左右袒

將帥之於士卒猶身之使臂車之運轂故威克朕愛而號令必嚴明約束必斬截此爲將之常規也昔禹伐三苗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啓伐有扈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仲康征羲和曰同力王室欽承威命古人之令軍中者如此豈問其從與不從哉周勃既入北軍矣即當移檄遠近諭以呂氏當誅之罪下令軍中刻期而進勉之以一心戒之以用命仲之以同力則以順討逆何患其弗克哉今日爲劉左袒爲呂右袒設使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將中止而不進耶或率右袒之軍而

誅呂氏耶吾意勃之設心若使有右袒者則將爲項羽  
之詐坑秦卒乎如其不然則將爲遷就之計而不敢發  
乎考史勃已蕪將南比軍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則  
勃之畏懦無能久矣豈知所謂討賊之義乎先儒謂其  
任智術踪跡踈昧信然

新編漢唐通鑑品漢卷之四終





